

在下沉的世界里上升

我的整个一生经历了一场非常痛苦的蜕变过程 先前在机关的那一套几乎不能用了 而要那个一成不变的概念 里剥离出来 过渡到千变万化的 艺术感觉中 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正值人生壮年 我走进了一幢墙上长满了爬山虎 室内挂满了诺贝尔的北京鲁迅文学院 在那里我像透析般进行了一次大的悄悄换血 头一次明确了新生活究竟是什么 所谓新生活其实 就是有意思的生活生活的 为什么 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而文学的目的 就在于记录和放大这些有意义的生活 一个 一个好的作品必然使我们豁然贯通获得再生 之感 一个从有意义处看出无意义 从无意义处看出有意义 哲学家看到一个思维的裂缝 往往千方百计把它抚平 而一个作家一个真正的创作者却要尽力 从中挖掘出有关失败生存和人性深处的全部意义 有人问散文是什么 我说 散文就是一只人见人爱的小公狗 在草地上狂奔 每走几步都要停下来抬腿撒野 那留下的气息和味道就是散文 我的散文就是 我人生的一路撒欢 对于艺术创作而言 多一个学生 就少一个创造者 一个建筑学家说 我用双脚走到博物馆的这条线远比挂在墙上的线条更有力 色彩和个人经验作为解毒剂来对抗衡定的标准 如果 你尽可能多的让不规则的细节 出现在建筑的外观和内部 用双脚走到博物馆的这条线远比挂在墙上的线条更重要也更美丽 他鼓励用创造性 色彩和个人经验作为解毒剂来对抗衡定的标准 求得勃勃生机 文学的本身从来就是孤峰的森林 里面没有巨人的肩膀 只有或大或小永远并存的孤峰 存的孤峰 哪怕只是一首诗 一则寓言 一篇散文 作者佚名 只要真好 且与众不同 就可不朽 从而成为永远的孤峰 从无意处看出有意义 哲学家说 只要真好 且与众不同 就可不朽 从而成为永远的孤峰 从无意处看出有意义 哲学家说

希望是变化的开始 激励是希望的燃料

◎ ZAI XIA CHEN

— DE SHI JIE LI

SHANG SHENG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下沉的世界里上升 / 赵青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500-2515-8

I. ①在…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6143号

在下沉的世界里上升

赵 青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刘 云
书籍装帧	赵 霞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8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515-8
定 价	36.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46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我一生只造希腊小庙，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

——沈从文语

序

静水深流

王一民

2016年12月30日，在百花洲全国文学笔会上，有人说了这么一段话：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有一个四人乐队，总是那么看似漫不经心却百倍地投入演奏世界名曲。当船体即将下沉时，他们纹丝不动，继续奏完最后一支《基督教圣曲》。那种舍生忘死“在下沉的世界里上升”的执着相当于我们与文学的关系。说这话的就是赵青，他只用五分钟就赢得了满堂彩。

赵青有一根敏锐的神经，能够准确地感觉生活的脉搏潜在跳动，犹如中医伸出三根手指，轻轻搭在事物的寸、关、尺上，切出浮沉迟数，剖析寒热虚实，写出一篇切中要害的文章或说出一段惊世骇俗的话。没有这根视大千世界于无物的神经之人，与文学无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失意地像一片树叶飘落到湖口，好像天意就是让他去赴文学之约。虽然出生于鄱阳湖一个港汊里，直到对政坛说声再见，心静如水地登上与文学有渊源之山，走上126级台阶，站在石钟山上纵目江天一览，才认真地看看司空见惯的鄱阳湖，原来这里才是他心灵的原乡。

在九江文学队伍中，很多人写过鄱阳湖，用各种体裁各路文法为鄱阳湖立传。而在赵青面前却有两个鄱阳湖，一个是眼中的鄱阳湖，一个是心中的鄱阳湖。八十年代以前，“那才叫鄱阳湖呢，走到湖边尽是一股子鱼腥味……河沿边密密匝匝遍布的都是噼噼啪啪的小船”；“那时的吴城还隐约看得见当年繁华的影子，就像一个美女到了中年，还没有褪去美人胚子”。后来去，再也看不到了，渔村里没有渔网，千篇一律改造成既不像别墅也

不像渔村的大杂院，农业文明带给我们天长地久的温馨和渔歌唱晚的诗意永远消失。吴城也今非昔比，美人迟暮了。于是他发出古人的慨叹，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所以，他要挽留鄱阳湖，复原鄱阳湖，不用笔，用镜头，电视纪录片《静静的鄱阳湖》用诗一样的语言配上湖天景色，民风民俗，人文历史，让鄱阳湖的人从大自然走来，又向大自然走去。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赵青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电视纪录片的创作，打造出《红云》《天音》《庐山魂》等一幅幅人文画卷。他把脚本写得非常具有文学性，精美的汉字不仅描绘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而且营造出诗的意境，画的情怀。未拍之前只看文本，就能被吸引，被感染，被打动。这就叫电视文学，它是我们文学园地中一朵新的奇葩。

赵青是一个报人，高级记者，最擅长写茨威格式大特写，扫描全国龙舟赛的《一龙牵动万人心》、庐山名人别墅大拍卖的《牵动全球的庐山风云》等大块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善于攥住一件新事物并把它与国家的热点紧紧扣在一起大做文章，搞得振聋发聩，水起风生。不做就不做，要做就做大做强。他曾主编九江日报《周末世界》十一年，从版面至内容，既有新闻性，又有文学性、娱乐性，让广大读者耳目一新，日新再新。也许，在正统的报人眼里，他从鲁院学来的现代与后现代有点“另类”，但他的出品并不离谱，常常擦边球通过。他聘来的那些学生记者也许不伦不类，“歪瓜裂枣”，后来一个个都混出了人样儿。

我与赵青相知多年，觉得他最钟情的还是文学，那年我们去湘西采风，在沈从文故居，差一点把他弄失联了，他一头扎进久久仰慕的大师书房，顶礼膜拜，竟忘了时间。他说，这一回总算把沈从文的各种版本收集全了。赵青心中的老师恐怕只有以沈从文为首，汪曾祺等一派，他的写作风格有意无意走向湘西，靠近太湖，追求纯粹，崇敬自然。在沈从文眼中，只要是真实地坦露自然生命力，每个人都有可爱之处。他要构建一座希腊小庙，供奉人性。这不正是赵青梦寐以求的么！

2017年5月18日

自序

误入歧途

用这个题目来囊括我的过去，很有些出言不逊的味道。但它的确是一个十足的事实。我天生就不是一个形象思维者，从小生活在鄱阳湖畔都昌县一个不知名的港汊里。对于我，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胆敢覬覦甚至狂妄地高攀文学这个大雅之堂，纯粹是非分之想，正如一位朋友说的：“恕我直言，你是迫不得已才走到文学这条路上来的。”是的，如果没有一纸公文将我从围着高墙的深院抛到鹤鸟惊飞森然欲搏的石钟山下；如果不是苦苦请求才允许去了那座踩得晃晃动动的小木楼；如果不是住下来的头一个晚上，我的那个临时用三合板支起的小房间就被人重重地踢上一脚而长出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窟窿来，我的人生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天空灰蒙蒙的。当我踏上石钟山 126 级台阶的时候，我的心灵和当时的天空一样沉重、迷茫。暮色中，我一个人痴痴地站在那里，望着江湖水面，一片片的白帆从天边出现，又慢慢消失在天的尽头，便引起了我无限的遐思：这世界往后不知会是什么样子？我实在想象不出。东望水天一色，西望水色一天，一片广漠，无所依附，无所寄托。进而我又想起离浔的那一天，一位帮我装运行李的农民，用他那双比锉刀还要粗糙的手握着我，说：“像你这样眼珠亮的人还会回来吗？”我真的经不住他的这句话，心里酸酸的，一眼也不敢望他，马上背过脸去，点点头，用力关上了车门。

直到文学进入我的生活中来，我才感到过去失去平衡的心稍稍有些依托。兴许，就在那一刻，我的人生和创作的契机，同时孕育和产生了。不知谁说过，凡是生活中开怀地笑过和痛心地哭过的人，都有资格从事文学创作。

于是，我痛定思痛，慎重选择，斗着胆，惶惶地叩开了文学这扇大门。

进门之后，我才发现自己俨然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茨威格、契诃夫、卡夫卡、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马尔克斯、沈从文、郁达夫、朱自清、汪曾祺……他们把我带到无边无际流泻得像高山一样汹涌的大海边上，使我充满了自信，又充满了畏惧。至此，我才明白，文学之路原本是一条穿越阴影的曲曲折折的路，是一条在折磨人类的苦难里延伸又与苦难相抗衡的光明之路。谁在纷乱变幻的世界中找到了它，谁就登上了那片金灿灿的辉煌。

多少个黄昏和昼夜，我一次又一次地面临着极为尴尬的两难选择：一方面，对长久以来树立起来的人生原则忠贞不渝，也即“你不可改变我”；另一方面，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又无时无刻不在强迫着我修改许多恪守已久的信条，也即“你别无选择”。我就时时刻刻处在这样一个剧烈奔突和痛苦的撕扯中。

我从小在鄱阳湖畔长大，对水边的哀乐人事比较熟悉。平时只要一合眼，那儿时的梦幻，青春的碎影；那飘忽的风帆，远去的橹声，常常在我心头碰撞激荡。我原本为了写水，而去大山。没有料到，我的魂魄竟丢在了大山。回过头来，当我重新审视这片沉甸甸又湿漉漉的大世界时，我发现自己竟与一位参禅的老僧不谋而合：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体歇处，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我显然还没有悟到这个份上。但是，我不否认，我眼中的大自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了，它统统成了我人生的惊醒和感悟，成了我痛苦与欢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载体。我试图借着这个符号，运用人类和现代的眼光，去开掘我那片至今仍未真正为之动容的未来天地。

最近，我读到一首《不要成熟》的小诗，诗的大意是：不要成熟 / 不要成熟 / 成熟了 / 就会凋零干枯 / 不要摘它 / 半是甜半是酸 / 半是生半是熟 / 留一点期待和希冀 / 保持些神秘与诱惑。

对于人生，我已过耳顺之年，而对于文学呢，我却恰恰害怕和讨厌这种成熟！

真的，至少目前我是这样想的。

2017年4月28日于望盧邨

目录

卷一 与灵共舞

- 村居杂记 /2 第一次出远门 /6 那年那月 /9
塔岭南路53号 /12 江之头江之尾 /15
重走江湖 /18 被改变的河道 /21 叩问上帝 /26
十 年 /28 寻 /30
离星空最近的地方 /31 最初的面容 /35

卷二 山中问路

- 船滩听鼓 /38 天上云居 /41 幕阜山纪事 /43
西望幕阜山 /49 寻找天籁 /58 卖灵芝的姑娘 /62 原 乡 /66
野 草 /67 深 谷 /68 红 云 /89
天 音 /98 庐山魂 /110

卷三 湖畔沉思

- 开帆入天境 /120 走湖初记 /123 梦中天地 /126
静静的鄱阳湖 /134 大风从南山刮过 /151 渔民与山民 /155
关注后鄱阳湖时代 /158 回到源头 /162
《裸之湖》自述 /167 每个人都是一只迁徙的鸟 /169

卷四 惊世一瞥

- 牵动全球的庐山风云 /172 匡山对话录 /178
世纪大水 /186 此情绵绵无绝期 /193 浔阳月夜 /201
这方水土 /203 浔城三剑客 /207

卷五 须臾芥子

- 归不去的家园 /230 鹤王刘 /233 雕刻时光 /237

卷六 大家小道

- 到汪曾祺家 /242 听王朔侃大山 /246
电影人王一民 /248 隐藏的大家 /252
陪马原上庐山 /258

跋 在赵青老师身边 /263

后 记 /273

卷一
与灵共舞

村居杂记

长年在外，很少回去，一去就待了六日。

放下行囊后，第一件事我就想四周转转，看看一年中村里又多了点什么，又少了哪些人。

我出生的那间老屋已经拆掉了，只留下几只石墩几片瓦砾。至今我还记得，老屋里有两个“天井”，住过八代人。每逢冬天，经常有人把狗用绳子勒到门前树上，吊死，用生姜辣椒炖狗肉吃。乌龟常常仰起头，看着从天井射进的光。看够后，又一骨碌钻进石缝内，一动不动。到了涨大水的季节，突然一夜间，水就涨到了家门口，家里便搭起了一个接一个的跳板。门口的柳树浸泡在水里，挣扎着露出头，在夜空中就像一个蓬头垢面神经兮兮的女人，常常让人胆战心惊。移民建镇后，村口人家都往村后移，秩序打乱了，是抓阄择地，先前熟识的邻里人家也不知搬到哪里去了。不说是我，就连村上的人都弄不清楚。先前拜年，一个房族一个房族地拜。因为搬散了，今年干脆不拜了，自行走走，免得生人熟人尴尬。

村背后的坟山是我每年都要去看的地方，那里住着生我养我的父亲。天长日久，很多坟都瘪了，而父亲的坟却日渐见长。娘胸前吊着一把钥匙，走过来说，你爹那块地好，当时就挖出了两个蛋。大年三十祭祖那天，下雨，路难走，又冷，许多坟都没有去，唯独我父亲坟头的纸钱烧得最多。不知哪个侄儿祭祖时还放了一只大苹果在我父亲坟头，算是“加劲”的意思。我站在父亲坟头，仿佛听到了他生前的咳嗽声。父亲辛苦一生，积劳成疾，最后命终在肺气肿上，当时崩天裂地的感觉一直印在心里。直到今天我一听到有人咳嗽，就会想起我的父亲。

在我印象中，村上的人气极旺，满地跑的都是小孩。男孩子、女孩子、

摇篮里哭着的孩子、鼻涕邋遢的孩子，一会儿冲进来，一会儿又扯起脚丫跑开了。见到我回来后先是好奇地看着，不知道叫我什么好，直到他的父母说，叫什么叫什么，他们就叫了，而且叫个不停。孩子的世界生机勃勃，一会儿哭一会儿闹，一会儿点上一只爆竹，往别人面前一丢，炸得你冷不防朝后缩。鞍前马后跟我跑的是我堂侄的儿子，村里人叫他“拉兹”。说他脑筋灵活，转身一下，就把你的东西掏走，然后埋在草堆里，人家找出来对质，方不说话。又有一次，他悄悄把他妈妈一百块钱要来，跑到附近小镇上去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回来后非常神气，简直换了一个人，不仅穿了一件红红绿绿的球衣，还专门用染发剂，把一头黑发给染黄了，像个洋娃回村，结果挨了一顿恶打，躲在后山的草堆里过了两夜。这孩子家里天天为他犯愁，而他跟着我，从不动我的东西。村里人说，你是当干部的，他是你的贴身保镖呢。说得不好意思时，小“拉兹”咧着嘴，笑了。

村里大年三十那天最重要的事便是家家讨账户户还债。平时，村上人做各种买卖交易作兴赊账。就是当时不付钱，到了一年中最后一天便是讨账的日子。这一天，只要家里来了陌生人，不是还钱的，就是讨账的。有理发工钱，裁缝工钱，做篾的工钱，炸豆条的工钱，一个个都找上门要。讨账的方式也因每个人的性格不同而各不相同。有的三下五除二，一下结清。有的大喊大叫，有的甚至动手打人。大多数都要争上几句，才挤牙膏似的加上一点。有的几百块钱，讨了十几年还在讨。要是那欠债人见到我，总不太好意思，怕在生人面前失了面子和落个“赖账”的名分。总之，不好的事，恼气的事，拍桌子打板凳的事，都在这天了结。

与大年三十迥然不同的是初一这一天。乡下人一夜间换了个样，变得非常阔气大方起来，他们仿佛要把一年中的积蓄都用到这一天。早晨“出日”，各家各户用肩扛着一面米筐大的几万响的爆竹，到村口去打，我们家里人叫“摆脸”。一字排开，差不多排到一里路长。由第一个小伙子点着，后面山呼海啸般跟着响起，把村口变成了“海湾战争”，“噼噼啪啪”的声音持续足有几十分钟，这时天被烟雾团团罩住，地下是一色炸开的爆竹屑，让人想起这个村庄的“混沌初开”。打完炮仗拜天拜地拜祖宗拜神灵，开口“新年好”，闭口“发大财”，一片喜气。这时家家都把最好的烟伸到每个前

来拜年的人手上，把最好的米糖送到你嘴里。然后完成最后一个节目——“上谱”。要是哪家生了一个红丁（男孩），那爆竹要打很长一阵。过去女孩不上谱，如今改革了，女孩也上。村里人也跟趟说，男女都一样嘛。上谱则是由村上最有文化的长者主持，每家派一个人参加。由长者把谱打开，放到神龛前供一下，再取过来，这时人人都来请我帮他家的孩子取个好名字，而我对各家情况不知，名字很难取，便说，你们先说一个吧。我再帮着判断一下，就算了事了，于是鞭炮响起，两个鸡蛋，一碗酒糟，一包烟，分发到每个前来上谱的人手中。从正月初一开始到元宵日上，村里人便按亲戚疏近辈分高低往来密切程度，走亲访友的不断，吹吹打打迎亲嫁娶的不断，到镇上买东西的不断，路上尽是人。只要见到人不分彼此，先敬上一支烟，你再也不抽也要接到手上，要不别人会说你看不起他呢。

回村几天，几乎没有在家吃过几餐饭，一家一家都排得很紧，有时是人陪我，有时是我陪人。村里有个人的外甥是县委副书记，听说他初三要来拜年。那家便郑重其事找到我，要我帮他陪客。他说，不是要吃个什么，要我一个面子，就说我赵家也有能人，也不比你差。逢到这种情况，你要是不去，那就真会得罪人，我也只好破例参加。客人走后，他千恩万谢，真难为你给了我回面子。他说，你虽然在外面做事，但泰山不能压北斗，该赏的脸还是要赏。

闹腾几天后，我要回城了。那天晚上，我没睡好。睁着眼，听村外的声音，尽是狗叫。喧嚣一天的村民再无话可说，土地和人都乏了。此时狗声大作，声音在夜空飘来荡去，将远近的村庄连在一起。快天亮时，鸡又山鸣谷应啼个不停。我思前想后，该回城了，那里的妻子和女儿还在盼着我回岳父母家团聚呢。

第二天一大早，侄子帮我挑着一大摞东西上车。我和弟弟、弟媳、侄儿、侄女道别后就动身了。这时，娘堵到我面前，崽呀，你写个字条给我。我知道，留个电话号码。她怕一旦有事找不到人，好让别人打电话给我。我撕下一张纸，写上了我的手机号码。这时，娘便说，崽，要娘今年不死，下半年还回来……上路后，最小侄儿的女儿追上来了，要送我到镇上。我越走越远，快看不见村口了。回头一望，发现娘拄着拐杖，站在

路口，歪着身子，还在送我，我一下忍不住掉了眼泪。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娘把我看作她风烛残年中最重要最重要的靠山和支撑，而我也把娘当作是我连接都市与乡村之间的唯一一根纽带。只要娘在，这根纽带就不会断。